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

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，正要回拜鄧質夫，外面傳進一副請帖，說：「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。」武正字對來人說道：「我去回拜了一個客，即刻就來。你先回復老爺去罷。」家人道：「家老爺多拜上老爺。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，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。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。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。」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，也就勉強應允了。回拜了鄧質夫，彼此不相值。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，武正字纔去。高翰林接著，會過了。書房裏走出施御史、秦中書來，也會過了。纔喫著茶，遲衡山也到了。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，因對施御史道：「這萬啟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，一筆的好字。二十年前，學生做秀才的時候，在揚州會著他。他那時也是個秀才，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。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，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。自從學生進京後，彼此就疏失了。前日他從京師回來，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，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。」秦中書笑道：「我的同事，為甚要親翁做東道？明日乞到我家去。」說著，萬中書已經到門，傳了帖。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，叫管家請轎，開了門。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，急趨上前，拜揖敘坐，說道：「蒙老先生見召，實不敢當。小弟二十年別懷，也要借尊酒一敘。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？」高翰林道：「今日並無外客，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中翰。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：一位姓武，一位姓遲。現在西廳上坐著哩。」萬中書便道：「請會。」管家去請，四位客都過正廳來，會過。施御史道：「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。」萬中書道：「小弟二十年前，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，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，那一段非凡氣魄，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。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，小弟奔走四方，卻不曾到京師一晤。去年小弟到京，不料高老先生卻又養望在家了。所以昨在揚州幾個敝相知處有事，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。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。」秦中書道：「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著？出京來卻是為何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的班次，進士是一途，監生是一途。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，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。要想加到翰林學士，料想是不能了。近來所以得缺甚難。」秦中書道：「就不做官，這就不如不就了。」萬中書丟了這邊，便向武正字、遲衡山道：「二位先生高才久屈，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。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，原算不得，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弟輩碌碌，怎比老先生大才！」武正字道：「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，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。」說著，小廝來稟道：「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。」高翰林道：「先用了便飯，好慢慢的談談。」眾人到西廳飯畢，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，請諸位老爺看看。眾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，另有一道長粉牆，牆角一個小門進去，便是一帶走廊，從走廊轉東首，下石子階，便是一方蘭圃。這時天氣溫和，蘭花正放。前面石山、石屏，都是人工堆就的。山上有小亭，可以容三四人。屏旁置磁墩兩個，屏後有竹子百十竿。竹子後面映著些矮矮的朱紅欄干，裏邊圍著些未開的芍藥。高翰林同萬中書攜著手，悄悄的講話，直到亭子上去了。施御史同著秦中書，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。遲衡山同武正字，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。遲衡山對武書道：「園子到也還潔淨，只是少些樹木。」武正字道：「這是前人說過的：亭沼譬如爵位，時來則有之；樹木譬如名節，非素修弗能成。」

說著，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，說道：「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《紅芍藥》詩，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。」當下主客六人，閒步了一回，從新到西廳上坐下。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。遲衡山問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貴省有個敝友，他是處州人，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？」萬中書道：「處州最有名的，不過是馬純上先生；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，但不知令友是誰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正是這馬純上先生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，怎麼不認得。他如今進京去了。他進了京，一定是就得手的。」武書忙問道：「他至今不曾中舉，他為甚麼進京？」萬中書道：「學道三年任滿，保題了他的優行。這一進京，倒是個功名的捷徑，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。」施御史在旁道：「這些異路功名，弄來弄去，始終有限。有操守的，到底要從科甲出身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上年他來敝地，小弟看他著實在舉業上講究的，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。可見這舉業二字，原是個無憑的。」高翰林道：「遲先生，你這話就差了。我朝二百年來，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。摩元得元，摩魁得魁。那馬純上講的舉業，只算得些門面話，其實，此中的奧妙，他全然不知。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，考二百個案首，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。」武正字道：「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？」高翰林道：「怎麼不是兩樣！凡學道考得起的，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。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，只一心去揣摩大場。學道那裏，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！」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的元作，敝省的人，個個都揣摩爛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老先生，『揣摩』二字，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。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，沒有一句話是杜撰，字字都是有來歷的。所以纔得僥倖。若是不知道揣摩，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。那馬先生講了半生，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。他要曉得『揣摩』二字，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！」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的話，真是後輩的津梁。但這馬二哥卻要算一位老學。小弟在揚州敝友家，見他著的《春秋》，倒也甚有條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再也莫提起這話。敝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，他是朝廷徵召過的，而今在家閉門注《易》。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，聽見他說：『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，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。』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，只把一個現活著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，這也就可笑之極了！」武正字道：「老先生，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。要說活著的人就引用不得，當初文王、周公，為甚麼就引用微子、箕子？後來孔子為甚麼就引用顏子？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足見先生博學。小弟專經是《毛詩》，不是《周易》，所以未曾考核得清。」武正字道：「提起《毛詩》兩字，越發可笑了。近來這些做舉業的，泥定了朱註，越講越不明白。四五年前，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《詩說》，引了些漢儒的說話，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。可見學問兩個字，如今是不必講的了！」遲衡山道：「這都是一偏的話。依小弟看來：講學問的只講學問，不必問功名；講功名的只講功名，不必問學問。若是兩樣都要講，弄到後來，一樣也做不成！」

說著，管家來稟：「請上席。」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，施侍御的二座，遲先生三座，武先生四座，秦親家五座，自己坐了主位。三席酒，就擺在西廳上面。酒餚十分齊整，卻不曾有戲。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。說了一會，遲衡山向武正字道：「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，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。」少頃，轉了席，又點起燈燭來。喫了一巡，萬中書起身辭去。秦中書拉著道：「老先生一來是敝親家的同盟，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；二來又忝在同班，將來補選了，大概總在一處；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敘。小弟此刻回家，就具過東來。」又回頭對眾人道：「明日一個客不添，一個客不減，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。」遲衡山、武正字不曾則一聲。施御史道：「極好；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，這個竟是後日罷。」萬中書道：「學生昨日纔到這裏，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。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，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這個何妨！敝親家是貴同衙門，這個比別人不同。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。」萬中書含糊應允了。諸人都辭了主人，散了回去。當下秦中書回家，寫了五副請帖，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、施老爺、遲相公，武相公、高老爺。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，叫一班戲，次日清晨伺候。又發了一個諭帖，諭門下總管，叫茶廚伺候，酒席要體面些。

次日，萬中書起來，想道：「我若先去拜秦家，恐怕拉住了，那時不得去拜眾人，他們必定就要怪，只說我檢有酒喫的人家跑。不如先拜了眾人，再去到秦家。」隨即寫了四副帖子，先拜施御史，御史出來會了，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喫酒，也不曾款留。隨即去拜遲相公，遲衡山家回：「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，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。」只得又拜武相公，武正字家回：「相公昨日不曾回家，來家的時節，再來回拜罷。」是日，早飯時候，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，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，中間縮著三號，卻是起花的大門樓。轎子沖著大門立定，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著紅紙硃標的「內閣中書」的封條，兩旁站著兩行雁翅的管家；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，上首還貼著兩張「為禁約事」的告示。帖子傳了進去，秦中書迎出來，開了中間屏門。萬中書下了轎，拉著

手，到廳上行禮、敘坐、拜茶。萬中書道：「學生叨在班末，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。今日有個賤名在此，只算先來拜謁，叨擾的事，容學生再來另謝。」秦中書道：「敝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，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，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今親臺此刻可曾來哩？」秦中書道：「他早間差人來說，今日一定到這裏來。此刻也差不多了。」說著，高翰林，施御史，兩乘轎已經到門，下了轎，走進來了，敘了坐，喫了茶。高翰林道：「秦親家，那遲年兄同武年兄，這時也該來了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已差人去邀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武先生或者還來，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老先生何以見得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早間在他兩家奉拜，武先生家回：『昨晚不曾回家』。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，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。」施御史道：「這兩個人卻也作怪！但凡我們請他，十回到有九回不到。若說他當真有事，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！若說他做身分，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！」秦中書道：「老先生同敝親家在此，那二位來也好，不來也罷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那二位先生的學問，想必也還是好的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那裏有甚麼學問！有了學問，到不做老秀才了！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，著實作興這幾個人，因而大家聯屬。而今也漸漸淡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：「妙！妙！」眾人都覺詫異。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。管家來稟道：「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爺。」秦中書道：「原來鳳老四在後面。何不請他來談談？」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。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，兩眼圓睜，雙眉直豎，一部極長的烏鬚，垂過了胸膛，頭戴一頂力士巾，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，腳踹一雙尖頭靴，腰束一條絲鸞條，肘下掛著小刀子，走到廳中間，作了一個總揖，便說道：「諸位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在後面卻不知道，失陪的緊。」秦中書拉著坐了，便指著鳳四爹對萬中書道：「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。他的手底下，實在有些講究，而且一部《易筋經》記的爛熟的。他若是遭一個勁，那怕幾千斤的石塊，打落在他頭上，身上，他會絲毫不覺得。這些時，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，學他的技藝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這個品貌，原是個奇人，不是那手無縛雞之力的。」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：「你方纔在裏邊連叫妙！妙！卻是為何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不是我，是你令弟。令弟纔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，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，著人拿椎棒打，越打越不疼，他一時喜歡起來，在那裏說妙。」萬中書向秦中書道：「令弟老先生在府，何不也請出來會會？」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，那秦二侉子已從後門裏騎了馬，進小營看試箭法了。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。飯畢，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，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。萬中書同著眾客進來。原來是兩個對廳，比正廳略小些，卻收拾得也還精緻。眾人隨便坐了，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攢茶來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。萬中書暗想道：「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。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？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，現任的官府，不能叫他來上門，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。」